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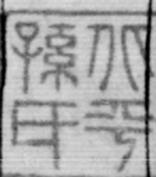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射義第四十六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於士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賓射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矣今日錄唯云燕射大射者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賓射故鄭目錄特舉大射燕射其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云揮夷牟黃帝臣是弓矢起



於黃帝矣虞書云侯以明之是射
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
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
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

明長幼之序也

言別尊卑老釋乃後射以觀德行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篇之義

廣說射禮明天子以下射之樂章上下之差又明天子諸侯選士與祭之法因明孔子嬰相之圃簡賢選士誓眾之事又明君臣父子正鵠之義是男子有事於射故男子初生設桑弧蓬矢之義又明志正射中之義飲酒養病之事今各隨文解之此經明將射之時天子諸侯先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將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

幼之序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者案儀禮大射在未旅之前燕初似饗即是先行饗禮而云先行燕禮者燕初似饗正謂立行禮似饗其餘則燕故禮其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之法也故云先行燕禮也 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答拜似若臣盡竭其力致敬於君君君施惠以報之也 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者此鄉飲酒謂黨正飲酒以鄉統名則前篇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

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

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

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射者之禮言內志審正則能中故見其外射則可以觀

其內德故云可以觀德行矣 注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正義曰以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

正也鄭注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

正是也以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

直是正鵠之名出自此射者而 其節天子以騶虞

來故云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為節諸侯以豳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

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

豳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

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

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

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

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

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

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騶虞采蘋采蘩今詩

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

也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樂會時者謂豳首曰小大莫處

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

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

之童童夙 疏正義曰此節明天子以下射禮樂章之異

夜在公 天子以騶虞為節者歌騶虞之詩射人云

騶虞九節 諸侯以豳首為節者謂歌豳首也射人云

首七節 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者射人云

皆五節案鄉射注云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若然則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皆以四節應乘矢拾發也 騶虞者樂官備也者謂射一發而得五靶喻得賢人多賢人多則官備也 狸首者樂會時也者諸侯不來朝射其首是樂會及盟也 采蘋者樂循法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 采蘩者樂不失職也謂采蘩曰被之童童夙夜在公是其不失職也 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謂騶虞也 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謂歌狸首也 卿大夫以循法為節謂歌采蘋也 士以不失職為節謂歌采蘩也 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者其節之志謂天子以備官為志諸侯以時會為志卿大夫以循法度為志士以不失職為志是各明達其樂節之志故能不失其所為之事也 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者是覆說上文功成德行立先覆說德行然後却覆說功成也以先由德行乃功成也 故曰射者可以觀盛德也盛德無暴亂之禍國

安射者各明其志能致盛德故云所以觀盛德也 注 虞至仁人 正義曰案詩義云君射一發則驅五靶獸以軍戰之禮待禽獸之命不忍特驅其一此云喻得賢者多則以靶喻賢也謂一發而得五靶猶若君一求而得五賢與詩文異者斷章為義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與詩義同也以騶虞不食生物故云于嗟歎其仁人騶虞既為天子樂章而儀禮鄉射用之者鄭注鄉射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曾孫之詩謂之狸首者狸首篇名曾孫者其章頭也儀禮大射奏狸首間若一鄭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故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

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法

之於射男子生而有射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禮簡選諸侯以下德行能

故聖王所以務以射選諸侯卿大夫者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為諸侯卿大夫又

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者男子生

有縣弧之義故云射者男子之事因此射事更華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是也故事之盡禮樂而

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者謂諸事之中能窮盡禮而可數數為之以興立人之德行諸事之中無如於射唯射

能如此故聖王務重焉也

注男子至飾之正義曰男子生而有射事者案內則篇云男子生設弧於門左是也云長學禮樂以飾之者案內則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是長學禮樂以華飾射事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

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

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

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

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

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

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

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是以諸侯君

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

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流猶放也書曰流共工于幽州**疏**正義

曰此一節明射為諸侯之事又明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無流亡之患諸侯歲獻者謂諸侯每歲獻國事

之書及獻計借之物於天子也貢士於天子者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也天子試之於射宮者言天子試此

所貢之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者此謂大射也**注**歲獻至一人正義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

子恐歲獻之文只是貢獻於士故云歲獻獻國事之書云及計借物也者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謂之為計吏其

貢獻之功與計吏俱來故謂之計借物也借俱也非但獻國事之書又俱獻貢物故云及計借物知歲獻國事之書

者小行人云今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注云貢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也

云三歲而貢士者以經貢士之文繫歲獻之下恐每歲貢

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又知三歲者案書傳云古者諸侯

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

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

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地者文不具矣書

傳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

之教注云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云謂九年時也

一紉以爵再紉以地三紉而地畢注云凡十五年鄭以此

故知三歲而貢士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

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

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此曾孫之詩諸

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

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為與

疏 正義曰上經說此明諸侯之射所歌樂章節者此豕首之詩也所以論燕射則燕則譽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也此詩名豕首而發

首云曾孫侯氏者但此篇之中有豕首之字在於篇中撮取豕首之字以為篇首之目謂若騶虞之詩其字雖在篇

內而名騶虞矣曾孫侯氏者謂諸侯也此諸侯出於王是王之曾孫也故云曾孫侯氏矣若左傳云曾孫蒯曠之類

是也四正具舉者將射之時先行燕禮其燕之時四度正爵悉皆舉徧謂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四獻既畢乃後

射故云具舉 大夫君子凡以庶士者言為燕之時大夫

君子及庶眾士等 小大莫處御于君所者言大夫士等

小之與大無有處於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於君之處所

也 以燕以射者謂先行燕禮而後射也 則燕則譽者

燕安也既君臣歡樂用是燕安而有聲譽也 諸侯自為

正之具也者正謂脩正言射者是諸侯自為脩正之具言脩

正得安由於射也故前文云內志正謂此也 **注**此曾至

名譽 正義曰以諸侯射以豕首之篇謂今詩文無豕首

之篇今射義有載曾孫之詩故知是豕首也云正爵四行

此曾孫

之詩諸

侯之射節也

四正正爵

四行者

獻賓獻公

獻卿獻

大夫乃後

樂作而射

也莫處無

安居其官

次者也御

猶侍

也以燕以

射先行燕

禮乃射也

則燕則譽

者燕安也

既君臣歡

樂用是燕安而有聲譽也 諸侯自為

正之具也者正謂脩正言射者是諸侯自為脩正之具言脩

正得安由於射也故前文云內志正謂此也 **注**此曾至

名譽 正義曰以諸侯射以豕首之篇謂今詩文無豕首

之篇今射義有載曾孫之詩故知是豕首也云正爵四行

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者大射禮文云乃後樂作而射也

者案大射禮獻大夫之後乃後工入樂作而後射此謂大

射也若燕射則說履升堂坐之後乃射矣故燕禮說履升

堂獻士畢若射則大射正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

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

矍相地名也

樹菜蔬曰圃

射至於司馬

蓋觀者如堵牆

矍相地名也

樹菜蔬曰圃

射至於司馬

蓋觀者如堵牆

矍相地名也

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

國之大夫與為入後者不入其餘皆入

蓋去者半入者半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為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

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

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延或為誓又使公罔之

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

曰幼壯孝弟者耆好禮不從流俗脩身

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

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

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

勵有存者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解者古者於旅也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者耆

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曰旄百年日期頤稱猶言也道猶行也言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

序點或為徐點壯或為將旄疏正義曰從篇首以來釋期或為旄勤今禮揚皆作騰天子以下射樂之節又

說大射之禮并顯諸侯狸首之義故此一節載孔子射於

瞿相之圃選賢哲言眾之禮也射至於司馬者欲射之前

先行鄉飲酒之禮獻賓及介獻眾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為司正至於將射轉司正為司馬故云射至於司馬也

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謂立司馬之時孔子使子路為司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及欲射之人曰賁軍之將

者賁謂覆敗也敗軍之將言無勇也 亡國之大夫者謂亡
君之國言不忠且無智也 與為人後者與猶奇也謂有
人無後既立後訖此人復往奇之是其貪財也 不入其
餘皆入者言有此以前三惡則不得入若其餘無此三惡
者皆得入也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者公罔為
氏也裘名也序氏也點名也揚舉也至將旅之時使二人
俱舉解誓衆而說所誓之事此舉其目故摠舉二人於是
公罔之裘先言序點後言矣 幼壯孝弟者謂二十之幼
三十之壯能於幼壯以來能行孝弟也 老且耆好禮者謂
六十之耆七十之耆老而不倦愛好於禮 不從流俗者
身行獨行不從流移之俗也 脩身以俟死者謂脩其
身以俟於死者 不在此位也者者不問此衆人之中有此
上諸行不若有則可在此賓位矣 好學不倦好禮不變
者此之所誓彌精於前前則雖云孝弟好禮未能不倦不
變 旄期稱道不亂者 旄謂八十九十曰旄期謂百年
日期頤年雖甚老行道不亂亦喻前文老且耆好禮是後者

彌精也但此記所陳唯約鄉射禮也子路出延射者是
將射之前案鄉射司射比衆耦於堂西此出延者但觀者
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以初門外未入觀者
既多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其不入以鄉飲酒禮差
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解故鄉射禮畢司馬反
為司正樂工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解酬主人主人酬大
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解於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
裘序點二人舉解之節也但衆賓射事既了衆賓皆在賓
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於此但簡其善公罔簡
而尚疏序點簡而轉詳旄期之老不復能射得云在位者
此極老之人本來觀禮雖不能射與在賓中故知旅酬之
時其人猶在也 ⑤ 先行至去也 正義曰知先行飲酒
禮者案儀禮鄉射先行飲酒之禮此射饗相之圃謂賓射
故鄭注鄉侯二正是用賓射之正又鄉大夫職云以鄉射
之禮五物詢衆庶鄭引此孔子射於饗相之事故知與此
鄉射同也云賁讀為債者若春秋鄭伯之車債於濟說文

云僨僵也是僨為覆敗也云與猶奇也者謂他人無後已
有人後之相為合配今已更往後之是配合之外更有奇
隻故云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注之發
至位也 正義曰案經下云公罔裘上云之裘故知之是
發聲也即裘為名矣云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解者古者於
旅也語者鄭釋其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之事古者於
禮樂之道也云者蓋皆老也者案曲禮云六十曰耆服虔
注僨九年傳云七十曰耆又鄭注易大耋之嗟謂年餘七十
也又毛詩傳云八十曰耄大略言之七十八十皆謂之耄也
云言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
賓位者謂射畢旅酬之時眾賓之位矣 射之為言者
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
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

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
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
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
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
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
得為諸侯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為其鵠者將射
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為某之鵠吾
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為
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譴也疏正義曰此一
名及鵠之與侯之文 射之為言繹也者此記者訓釋射
之名射者是繹也繹陳也言陳己之志 或曰舍也者是

記者又解射名故云射者舍也舍中也謂心平體正持弓
矢審固則能中也 釋者各釋己之志也者言君臣父子各
舒陳己之志意則下云為人父者以為父鵠是也 持弓
矢審固則射中矣者此覆說釋上或曰舍也舍中也 為
人父者以為父鵠者凡射者大射則皮侯賓射則正侯燕
射則獸侯唯大射有鵠此據大射而知然鵠則上下俱同
無復君臣父子之別而言以為父鵠者謂升射之時既身
為人父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為人父之鵠中則任為人
父不中則不任為人父故為人之父者以為父鵠以下放
此 故射者各射己之鵠者謂眾射之人雖共射一鵠各
射己之所主之鵠也 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者言天
子所射之物謂之射侯言射之中能服諸侯也舉大射言
之其實賓射燕射皆謂之射侯也 射中則得為諸侯者
謂數有慶賜堪得久為諸侯也 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者數被責讓不堪久為諸侯也非為射中封為諸侯不中
不得為諸侯也 注大射至讓也 正義曰大射將祭擇

士之射者即下文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所以擇士
是也云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為某之鵠者案
大射禮云耦升自西階並而東階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
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謂於此之時南面迴還視侯中也
中謂身謂視侯中身也射者意云此鵠乃為某之鵠謂父
之鵠子之鵠不定一故稱某也云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
則不成人也者中之則能成其父子君臣若不中則不能
成其父子君臣故知父鵠子鵠也云得為諸侯謂有慶也
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者鄭恐得為諸侯始封以土不得
為諸侯則奪其國故明之也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
有三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為賓射諸侯來朝天
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為燕射謂
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
故司裘職云大射唯明王及諸侯卿大夫不及於士故鄭
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是也其實射燕射士皆
有之故射又云士射豨侯二正是士有賓射也又鄉射記

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大射則射皮侯故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又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注考工記皮侯謂此侯也畿內諸侯大射則張熊侯豹侯故司裘職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設其鵠是也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鄭注云遠尊得伸故亦張三侯一曰大侯鄭注云則天子熊侯謂以熊皮飾之二曰糝侯鄭注云糝雜也豹鵠而麋飾三曰豸侯鄭注云豸胡犬皮飾侯若畿內卿大夫射麋侯故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是也其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於諸侯既得三侯其卿大夫蓋降君一等則糝侯豸侯其大射之侯皆有鵠也其鵠則三分侯中而居其一故考工記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皮侯者各以其飾侯之側又方制其皮以為鵠故鄭注司裘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辜謂之鵠謂之鵠者取名於鴝鵒鴝鵒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鵠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則是但取其名

非是實鳥也此侯道鄭注司裘云虎九十弓熊七十弓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千五十五遠尊得伸可同耳其天子以下賓射則射人云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豸侯二正鄭云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五正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畫以朱綠鄭又云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記梓人職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凡賓射之侯謂之正鄭注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然則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畿內諸侯賓射用三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又飾以豸畿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約大射諸侯既同天子張三侯則賓射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其卿大夫射亦三正二正之侯士射二正之侯若五正者同虎侯九十弓三正者同熊侯七十弓二正者同豹侯五十弓凡中央之赤皆方二尺以外之色皆分布之其外又畫

以雲氣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注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此也鄉射記既不列畿內畿外之異則諸侯以下外內同也鄉射記列天子以下各一侯下文云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則天子以下皆五十弓侯中同方一丈也降尊以就卑言燕主歡心故也而皇氏沈氏乃云天子熊侯或云九十弓或云七十弓乃同三侯上下之差文無準據其義非也其侯用布之數案鄉射記鄉侯五十弓則侯道五十步也以弓之下制長六尺以射用弓故稱弓一弓取二寸以爲中則侯中方一丈也鄉射記又云倍中以爲躬注云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鄉射記又云倍躬以爲左右舌舌謂躬之上下橫一幅布張於躬

外左右而出謂之舌考工記謂舌爲个躬既二丈上舌倍躬則用布四丈也鄉射記又云下舌半上舌注云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上舌出躬各一丈則下舌出弓各五尺然則下舌用布三丈摠而計之侯中方一丈凡五幅用布五丈上下二躬用布四丈上舌復用布四丈下舌用布三丈故鄭注鄉射記云鄉射侯用布十六丈也以此計之侯道七十弓則侯中方丈四凡七幅幅別丈四是用布九丈八尺上下二躬各倍中用布五丈六尺上舌倍躬亦用布五丈六尺上舌出躬各丈四尺下舌半上舌則左右各減七尺則下舌用布四丈二尺故鄭注鄉射記云七十步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其九十弓之侯則侯中方丈八尺凡九幅幅別一丈八尺侯中用布十六丈二尺上下二躬各倍中用布七丈二尺上舌倍躬長七丈二尺其舌出躬各丈八尺下舌半上舌出躬者則左右各減九尺下舌長五丈四尺故鄭注鄉射記云九十步之侯用布三十六丈其張三侯之體同道位之近者最下遠者漸高故大射云大

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以此計之射
侯下畔去地尺二寸射侯之體上下躬及舌揔有四幅凡
廣八尺侯中方一丈是射侯揔高一丈九尺二寸此射侯
上畔去地一丈九尺二寸以此射侯上畔則是射侯之鵠
去地之數也其射侯下舌及躬凡有四尺射侯之中鵠下
有三分之一射侯中方丈四其三分之一得四尺六寸三
分寸之二是射侯自鵠以下凡有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
皆為射侯所掩射侯上畔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去其八尺
六寸三分寸之二是射侯下畔去地一丈五寸三分寸之
一故鄭注大射云射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云少半
寸則三分寸之一也射侯既去地一丈九尺二寸更加射
侯之中三分寸之二九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又加射侯上躬
與个四尺則射侯上畔去地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
則是大侯鵠下之數也其大侯下舌及躬并侯中三分之
一揔一丈為射侯所掩於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減
其一丈則是大侯下畔去地之數故鄭注大射云大侯去

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其耦射人云王以六耦諸侯
以四耦卿大夫士以三耦又射人云諸侯以下謂畿內也
若畿外諸侯以下則皆三耦故大射及鄉射并左傳襄二
十九年晉士鞅來聘射皆三耦是也其射宮所在天子大
射必先習於澤宮而後射於射宮則此射義文也其射宮
天子則在廟也故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司几筵云
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是也其服鷩冕天子賓射則在
朝故射人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是也其服皮弁服矣天
子燕射則在寢以諸侯燕於小寢天子路寢之朝謂之燕
朝者故知天子諸侯燕射在寢故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
皮樹中鄭注云謂燕射也其服則玄冕緇衣素裳也諸侯
以為朝服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是其諸侯大射不願畿內
畿外之異案儀禮大射云公入鷩射畢而云入謂從郊入
國也謂射在郊學也故鄉射記云於郊則間中鄭注云大
射於大學儀禮所陳多據畿外諸侯即畿內諸侯或亦然
也其服無文故用皮弁以射在學宮學記云皮弁祭菜故

也其諸侯賓射若在國則亦在朝與天子同若在國外相會則在竟故鄉射記云於竟則虎中鄭注云謂與鄰國君射也其服亦皮弁服也以聘禮君受聘皮弁故也其鄉大夫以下射之所在及所服之衣無明文也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謂鄉大夫貢賢能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眾庶故鄉大夫職云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是也又有州長射于州序之禮其侯並同賓射之法故鄭注云鄉侯二正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鄉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鄭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亦主皮之射故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是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

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疏正義曰前經已言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先削地與於祭而君有讓此經又重言者前經明諸侯貢士之制故賞罰所貢之君此經論人君將祭擇士賞罰其士之身故於此又重言也又前經貢士云容體合禮其節比樂此經直云射中與不中不云容體及射節者文不具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者澤是宮名於此宮中射而擇士故謂此宮為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

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園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楛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知於澤中射楛質而已又鄭注司弓矢云樹楛以為射正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其上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 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者謂諸侯也 澤宮至削地 正義曰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者以其助祭故知是此等之人前經論貢士與祭故知此經之士令貢士也云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者此解經進爵紕地之文以經之上文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更摠云進爵紕地據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紕地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紕爵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

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

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男子生則設弧

之人為之射 正義曰此一經明男子重射之義以男

乃卜食子也 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者則有為

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者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

射天地四方也所以禮射唯四矢者示事有不用也四矢

者象禦四方之亂 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者言子初

生三日用桑弧蓬矢六者欲使此子先有志意於其所有

事之處謂於天地四方也 然後敢用穀也者三日射罷

之後然後敢用穀以食其子也 飯食之謂也者至射畢

用穀猶若事畢設飯食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

者故云飯食之謂也 諸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

己者求反諸己而已矣

諸猶於也

孔子曰君

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

其爭也君子

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

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括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取之是以射則爭中

疏

正義曰此

一經明射是仁恩之道唯內求諸己不病害於物既求諸己恥其不勝乃有爭心矣

揖讓而升下而飲者下猶降也言將飲射爵之時揖讓而升堂又揖讓而降下而飲此罰爵既以禮升降其事可慙故也

其爭也君子者言雖君子因射亦有爭也

必也至爭中 正義曰此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者此解經揖讓而升下經稱揖讓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也故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亦者亦如射時揖讓飲今亦揖讓故儀禮大射云耦

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

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

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

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

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

之觶立卒解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

時揖讓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

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

何以言其難也聲謂

樂節也畫曰正棲皮曰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

格也格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發或為射 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

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

以辭爵者辭養也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

飲女爵也辭養讓疏正義曰前經論射求諸己乃有爭見養也爾或為有心故此明射中之難以中為貴

射者何以射者言為射之人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言射

中樂節兩相應會至極難矣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者此論射中與樂節相會為難之事循聲

者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不失正鵠言其中矣如此者其由賢者乃能然是難也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

中者不肖謂小人也言小人則不能循聲而發又不能持弓矢審固彼既如此則何能以中也詩云發彼有的以祈

爾爵者此小雅賓之初筵之篇刺幽王之詩陳古之明王大射之禮發矢之時射彼所祈之的祈求也以求祈中辭

爾所罰之酒爵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者酒既養者

又以養病今射者非病非老故求射中以辭讓此爵者辭讓見養老也不敢當其養禮也注何以至中也正義

曰何以言其難者言此事難作何法以為之者言不可為也故云言其難也云聲謂樂節也者騶虞九節之屬也云

畫曰正則賓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注發猶至養也

正義曰云發猶射者解上發彼有的也云的謂所射之識也識猶記識之處即正鵠之中也云辭養讓見養也若已

有老病而可受養今已為射不中而受爵是無功受養不敢當之故讓矣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九



禮記正義卷第七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等奉

勅撰

燕義第四十七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儀禮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群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云若有王事是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

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

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

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為倅諸子副代父者也國有大

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

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

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國子諸子

也軍法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弗不也凡國之政事

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

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游卒未仕者也學大

學也射射官也燕禮有庶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與

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庶子燕飲之禮從篇首至

朱皆明燕飲之義但燕飲之禮有庶子官故方說燕禮之

初先陳庶子之事各隨文解之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者

此明庶子之義也謂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初之事

故云古者言周之天子其下立官有庶子之官天子謂之

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所職掌諸子庶子同也故此記雖

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也庶子官

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者言此官職主諸侯及卿

大夫士眾庶之子副倅於父之事所以官名庶子掌其

戒令者此等眾子須有戒法政令而庶子官掌之與其

教治者與猶及也教謂教學治謂治身言非但掌戒令而

已及其教治亦皆掌之別其等者謂分別其貴賤之等

正其位者正其朝廷所立之位也此記云諸侯卿大夫士

禮記卷之十一
之庶子之卒周禮諸子職則云掌國子之倅唯此為別但諸子職摠謂之國子此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是其適子也謂之庶者庶衆也以其適子衆多故摠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云倅是副貳於父之言故鄭注諸子職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又引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是也 職主至位也 正義曰云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者案周禮諸子下大夫屬司馬云卒讀皆為倅者以經云庶子之卒下文云國子存游卒以卒字非一故云卒皆為倅若旁置人者是副倅之倅若不置人者則百人為卒之卒故讀卒從倅也云諸子副代父者也此諸適子皆副代於父與父為倅故稱倅也云戒令致於太子之事者則下文云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其事非一故云戒令致於太子之事云位朝位也者此等諸子雖未為官皆繼父尊卑以為等級故有別其等正其位也 唯所用之者若國有大事之時而進致諸子於太子唯任太子

隨時所用也 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者言若國有甲兵之事則庶子之官付授以車申合會之以卒伍置立之以有司謂立其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之 司馬弗正者弗不也正役也以此等諸子既統屬太子隨太子徵發王家之事司馬不得征役之也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者前經云國有大事謂祭祀或宿衛又云甲兵之事此經別云國之政事則非大事與甲兵也是國之尋常小之政事謂力役土功胥徒之屬不與于國子唯民庶所為國子存游卒未仕者之中不干其事也 使之脩德學道者既不與國子之尋常政事但使之脩行其德學習道藝也 春合諸學者謂仲春之時合此諸子在於大學秋合諸射者謂仲秋之時合其諸子在於射宮使之脩德學道或容習射也 以考其藝而進退之者是庶子之官考校其藝之高下而進退其能不能者進之否者退之 游卒至為說 正義曰游卒未仕者也案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

官司者則此游卒是游逸以為副倅故云未仕者云學大學也者以大胥云春釋采合舞文王世子云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初教在東序至合時則在周之大學故云學大學也云射射宮也擇士習射之宮也又周禮大胥云秋頒學子合聲其合聲之時則亦在大學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云春合舞秋合聲是養老在東序也故知大合樂在東序云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者案燕禮云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又云庶子執燭是燕禮有庶子官也以庶子於燕有諸事是以燕義於此說庶子職掌故云載此以為說也

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君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

敢適之義也

定位者為其始入

疏

正義曰此經說燕禮之初君獨

升立於阼階之上明君尊莫敢敵之義也皆引燕禮正經記者以義說之 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者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所以然者定羣臣之位也定位之語是記者之辭也 君席阼階之上君主位也者君主位之語亦記者辭也 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者莫敢適言臣下莫敢與君敵 正而為禮亦是記者之言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

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

之禮之也

設賓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為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

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

疏

正義曰此經明燕禮臣莫敢亢君君又屈而禮之也

為賓則尊與君大相近

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者公卿朝臣之尊賓又敵主之義

若以公卿為賓疑其敵君之義為其嫌疑故所以使大夫

為賓明其遠嫌之義也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賓

至庭君降階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賓也故云禮之禮

之亦記者辭也

注設賓至相近

正義曰云天子使膳

宰為主人者文王世子文云公孤也者此諸侯燕臣子之

禮而稱公故知是上公得置孤孤止一人而燕禮云諸公

者鄭注彼云諸者容牧有三監也云疑自下上至之辭也

者疑擬也是在下比擬於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辭也云尊與

君大相近者言公卿在朝位與君相近今若使為賓被君所

敬則其尊與君大相逼近故經

君舉旅於賓及君

云以大夫為賓為其疑故也

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

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

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

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

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

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

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

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

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

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言聖人制禮因

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答拜之是其報以祿惠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

君答之於上上下下交歡而不相怨明君臣之義也君舉

旅於賓者謂舉旅酬之酒以酬賓及君所賜爵者特賜

臣下之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者謂賓受君之酬及

臣受君賜爵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恩又升堂更

再拜稽首以成拜也故燕禮云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

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

至禮殺之後賓下堂是欲拜君則辭之賓未拜也賓乃升

堂再拜稽首鄭注云不言成拜者以其下堂未拜故也燕

禮云公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鄭注云不言

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敢輒拜禮殺也臣下

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者案燕禮君賜爵之時再拜稽首

示竭力盡能立功於國也君必報之以爵祿者以燕禮

臣拜君皆答之者示君報之以爵祿也禮無不答言上之

不虛取於下也者以燕禮凡臣之拜君無不答拜之示為

上之道不虛取於下也上必須報之也上必明正道以

道民民道之而有功者上下必須相報故在上明正教以

教道於民民亦依君訓道有功報上也然後取其什一者

前明君臣相報此明君民上下相報君既薄斂於上民亦

什一而稅於下故國家用足而下不匱乏是上下和平親

睦而不相怨恨也和寧禮之用也者上下和親是和也

而不相怨是安寧也和之與席小卿次上卿大夫

寧禮之所用以結成上文也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

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

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

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
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

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疏**

正義曰此明尊卑上下席位之所受獻旅酬之差貴賤先後之義 席小卿次上卿者案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隔越於賓席而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遥相次耳 大夫次小卿者案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燕禮云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 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者燕禮于西階上獻士既受獻者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獻庶子于阼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下故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 獻君君舉旅行酬者案燕禮宰夫為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于阼階下飲卒爵

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于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于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解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解以酬賓賓於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解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眾大夫相酬畢奠虛解于篚此是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獻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奠于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是為卿旅酬也燕禮直云卿不云大卿小卿之異則小卿大卿俱同獻也 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眾工畢公又舉奠解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大夫為大夫而旅酬也 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說屨升堂坐之後主人獻士于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賓媵觚于公公坐取賓所媵解與唯公所賜乃就席坐

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與以酬士士舉旅于西階上此是
獻士為旅酬也 而后獻庶子者庶子卑不為之舉旅但
無筭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 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
差者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節皆有等差但燕禮
不載無
以言也

聘義第四十八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
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吉事此聘
義釋儀禮聘禮之義但儀禮聘禮者謂大聘使卿故經
云及音張旌壇是孤卿所建也聘禮謂侯伯之卿故經
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介凡五人故知侯
伯之卿此聘義所釋包五等之卿故此經云上公七介
侯伯五介子男三
介皆謂其卿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

以明貴賤也

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疏

正義曰此篇摠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
之於下從首至末又明聘所執玉又因明有諸德之

義今各依文解之今此一經以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皆謂使卿出聘之介數也 上公七介者若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義可知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

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質謂正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聘禮之有介 傳達賓主之命敬之至極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

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

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

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職曰凡四方之使者大客

疏

正義曰上經明設介傳命致敬之義此經

明欲傳命之時先須三讓又傳命之後入廟門及升階揖讓之節明賓所以尊讓主人

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己己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聘君之命

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后入廟門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嚮三讓

乃入廟門也三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北面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

三讓而后升者謂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也

所以致尊讓也言如此者是賓致其尊

敬讓主人之心也

注此揖至其辭

正義曰知此揖讓

主謂賓者以三讓而后傳命及三讓而后入廟門皆賓先

讓也三揖至階三讓而后升雖主人為首皆賓讓而後至於主人若賓不讓則不至於三是揖讓之事皆賓為主故

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云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者鄭解三讓而後傳命之節正當賓至主人大門

主人請事之時案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此云廟門者有廟字者誤也案鄭注鄉飲酒云事同日讓事與

曰辭此主人以大客禮賓不敢當大客之禮乃是事異應云三辭而云三讓者但鄭於儀禮自上下為例此云三

讓記者之言辭之與讓其義亦通也云乃傳其君之聘命也解經傳命之言案聘禮注云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

相去三丈六尺賓乃傳聘君之命於上擯也故云傳其君之聘命也案司儀職兩君相見則交擯若臣聘於君則旅

擯交擯傳命者聘禮注云其傳命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其旅擯之

時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交擯與旅擯雖別
摠而言之皆是傳命故注聘禮引此介紹而傳命謂時交
擯而傳命也今此聘義介紹傳命論相聘也及三讓而后
傳命皆聘之旅擯亦是傳命也能氏皇氏皆以此介紹傳
命為朝之交擯今此聘義不釋朝乃於聘義之中而記朝
之傳命理為不可又鄭此注傳其聘君之命其義分明熊
氏皇氏之說未盡善也云三讓而後入廟門者案聘禮入
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云讓主人廟受也者解入
廟門三讓之意主人於廟受賓之禮言賓不敢當其廟受
故云讓主人之廟受也引小行人職者證大客來主人有
擯迎之法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
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
之辱所以致敬也

貺賜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拜聘君之恩惠辱命來聘者也

疏

正義曰前經明賓致尊讓於主君故此經明主君尊敬聘客所以致敬於彼君之命也君使士迎於竟

謂主君使士迎客於竟故聘禮賓及竟張旌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也大夫郊勞聘禮云賓至于近郊君使下

大夫請行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者即卿也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案聘禮賓入門左公

再拜是君拜迎於大門之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賓升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北面拜貺者

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貺謂惠賜也聘禮云公當楣再拜是也拜君命之辱者釋此北面拜

貺之義也言主君所以北面拜貺者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所以致敬也言主君致敬於聘君敬讓

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

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人敬也

疏正義曰此

一經摠結上賓致尊讓於主君主君又致敬於聘君故賓主交相敬讓者是君子所以相接待也敬讓則不相侵陵者以主人致敬賓致讓同卿為上擯大夫為承

心以禮相接故不相侵陵

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

養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

君臣之義也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

疏正義曰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主國之

卿為上擯接迎於賓大夫為承擯者承副上擯也士

為紹擯者紹繼也謂繼續承擯案聘禮注其位相承繼又

聘禮注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

男也則擯者二人其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故大行

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迎朝賓也若

擯者五人則士為紹擯者二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

者二人若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一人君親禮賓者謂

行聘已訖君親執醴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訖宰夫徹几

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授醴賓受醴公拜送醴是也

賓私面私覲者私面謂私以己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

私覲者私以己禮覲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

私案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者記者便文無義例也

禮記卷之十一

十一

禮記

餼既為生而左傳僖三十三年云餼牽竭矣服虔云死曰餼者以餼與牽相對牽既為生餼則為死故詩瓠葉篇云牲牢饗餼鄭注云腥曰餼者以牲牢饗餼相對以牲牢既為生饗又為熟故以餼為腥也 還圭璋者謂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人之卿并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 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廟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 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謂君親禮賓賓用私覲及致饗餼饗食之屬或主人敬賓或賓致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注**設大至臣也 正義曰鄭解賓客君臣之義也設大禮謂饗食之屬則以賓客禮待之使人延賓於館則主君親待之是賓客其使人也云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者謂主君或不親饗則使人致禮於賓若

致饗餼致饗致食及還圭贈賄之屬皆主君不親使臣致禮於客客是臣故使臣敵之是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疏**正義曰此經明諸侯交相聘問相厲以禮則所謂躬 **疏**內崇敬讓外不相侵陵是自為正之具 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者謂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歲使卿大聘 使者聘而誤主君

致饗餼致饗致食及還圭贈賄之屬皆主君不親使臣致禮於客客是臣故使臣敵之是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疏**正義曰此經明諸侯交相聘問相厲以禮則所謂躬 **疏**內崇敬讓外不相侵陵是自為正之具 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者謂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歲使卿大聘 使者聘而誤主君

弗親饗食也 謂來聘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主國之君不親自饗食以接賓所以使賓恥愧自勉勸厲 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者謂天子制此禮使諸侯自相親是存養諸侯無兵革之患 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者正謂國無患難國家得正由其外親諸侯所以如此是自爲正之具也 **注**比年至聘也 正義曰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案聘禮記云小聘曰問故知此比年小聘是歲相問也大行人又云殷相聘也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而無事故稱殷也案昭九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服虔注云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年故脩盛聘之禮鄭引之以解大行人殷相聘也鄭以殷爲中惟取殷聘之文以解殷相聘之義正取殷文是同其年數則異故以此三年之聘爲殷聘也此經所云謂諸侯自相聘也而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云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 **以圭**

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

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

民作讓矣 圭瑞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爲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遙復之也財

謂辟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財可遙復重賄反幣是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既聘

廉讓之意 以圭璋聘重禮也者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貴重其禮也言此禮可貴與玉相似已聘而還圭璋

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者謂既聘之後賓將歸時致此圭璋

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享君用辟享夫

人用琮圭璋王之質惟玉而已辟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既了還以圭璋之玉重其禮故還之留其辟琮之財是輕其財故留之重者難可報覆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是輕財重禮之義也 則

民作讓矣者言諸侯既能相厲以輕財重禮之義君既行之於上人則效之於下故民皆作其廉讓矣注圭瑞至是也 正義曰云圭瑞者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謂與人為尊卑之信驗也云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為重禮者言尊敬此璋同於圭則璋是圭之等類用之以聘聘訖又還皆為尊重此禮以圭璋所以行禮故重之也云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遙復之也者言行禮之義必親自為之若已親往彼國則可以已國之有執往行禮今主國之君既不親往彼國則不以已國所有寶玉遙復償他國所來圭璋故還歸之也故云不可以已之有遙復之也復償也云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案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享獻也謂所獻之幣主人受而不還是謂輕財也云財可遙復者解受璧琮之意璧琮是財輕可得以已物遙而復償於彼國賈來者已得受之但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為聘璧琮為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璋與璧琮皆為享也皆為財故小行人合

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玉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故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云重賄反幣是也者案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注云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 王國待客出入三積餼

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比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厚禮厚此聘禮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待

賓之厚所以尊重聘禮之義 王國待客出入三積者此謂上公之臣故出入三積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知者謂聘禮是侯伯之臣故文無致積也此出入三積

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積也 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者案聘禮致客有饗有餼今直云餼客者略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也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也腥二牢在賓館東階也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是皆陳於內也 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者案聘禮米三十車設于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於門西西陳薪芻倍禾也鄭注薪從米芻從禾 乘禽日五雙者謂乘行羣匹之禽雁鴛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雙也 羣介皆有餼牢者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殮二牢饗餼五牢爵大夫也則殮大牢饗餼三牢爵士也則殮少牢饗餼大牢也 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者此謂聘卿也一為之設食再為之設饗其歡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 所以厚重禮也者三備設待賓之物所以曲厚尊重行聘之禮其天子待諸侯之禮及諸侯相待之法賓主玉帛之節饗餼殮積之差米禾薪芻多少饗食牲牢隆殺皆文具掌客義見聘禮可以尋文取實故於此

略而不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

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

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

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盡之於

禮欲令富者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聘禮用財之厚務行不得過也 禮讓則君臣內外不相侵陵所以諸侯

務焉 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者言古之費用其財不能悉皆均平常能如此之厚言厚則從其豐且無則從其實

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者言古之用財既

有隆有殺而相聘之事費用其財如此豐厚者言用財盡極於禮言以禮則止雖有富者不得過也 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者言若能豐厚用財在於禮

謂以禮自制不得過則於國內上下和睦君臣不相陵也謂四鄰歸懷外不相侵也 故天子制之諸侯務焉爾者言行禮使君臣內外不相侵陵故天子制此聘禮而諸侯務而行焉 不能至過也 正義曰言無則從其實也者言國若豐厚則盡其財以行禮國若乏無則從其當時之實猶如國新殺禮凶荒殺禮計財而行禮故云從其實云欲令富者不得過也者謂豐財以行禮盡禮而用財雖有其財唯盡極於禮不可禮外更多用其財使貧而及禮富者不得奢使上下得宜內外無怨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

禮成禮畢也或曰行成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

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

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
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
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
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
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
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
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
安也

勝克敵也
或為陳

疏

正義曰以前經說聘禮既畢此一節又申明行聘之時禮儀既大曰

晚始罷故記者引唯勇敢之又能成禮事故於此明之此
是聘義兼云射者以強有餘之士非但聘而行禮又能
射為武事故此摠明之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者言此
聘之與射至極繁大之禮非如冠昏之屬暫時即異 日
幾中而后禮成者幾近也日近在於中而后禮成畢 非
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者言非強有
德力而行禮則禮事不成也 酒清人渴不敢飲也者此
謂射禮也言欲射之時先行燕禮唯以禮獻酬不敢恣意
醉飽但行禮而已非謂全不得飲之聘禮行聘之時但酌
醴禮賓無酒肴之事故知此唯據射也 肉乾人飢而不
敢食也者亦言不敢全食而令飽也 日莫人倦齊莊正齊
者謂日莫晚人斯懈倦猶齊莊而自整齊也 而不敢解
惰以成禮節者所以日莫猶自整齊者以不敢懈倦成就
禮之節制此亦謂射禮也故此以下即云以正君臣以親
父子以和長幼皆謂射也前文云日幾中而后禮成聘射
摠陳特謂聘也故日幾中而禮成此云日莫者謂射禮也

酒清肴乾特據於射故曰莫而成禮節也 以正君臣者
謂射前行燕禮謂君在作賓升成拜稽首之屬及受君賜
再拜稽首之等是以正君臣也 以親父子以和長幼者
此謂鄉射之前行鄉飲酒之禮有齒於父族之事故云以
親父子以和長幼但此節摠結聘射則前篇射義在其中
也故射義云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
行鄉飲之禮故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所
以明長幼之序也故此經摠結之也故酒清肴乾之屬燕
禮與鄉飲酒禮初行之時事同於饗皆有此也至說履升
坐之後乃盡歡飲食也 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者言
以上之事凡衆人所難行君子之人特能行之 故謂之
有行者以君子有能行故謂此君子爲有行之士身既有
行則事得宜故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則臨敵果斷故云
有義之謂勇敢此摠覆說聘之與射也 故勇敢強有力
者勇敢明射之所須強有力明聘之所須故前文論聘止
稱強有力者此經論射則云勇敢故知然也 天下無事

則用之於禮義者無事謂兵革休息故用之於聘射之禮
義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者有事謂軍旅數起故用
之於戰鬪必得勝也 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
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者戰勝謂公義而戰勝則
前經戰勝是謂以戰而勝也此云用之於爭鬪者謂私爭
忿鬪與前經不同也故云不用之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
鬪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

賤珉者何也爲王之寡而珉之多與

似玉或作攻也 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

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

焉溫潤而澤仁也 色柔溫潤似仁 也潤或爲濡 縝密以栗

知也續緼也廉而不剝義也剝傷也義者垂之栗堅貌

如隊禮也禮尚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謙卑

詘然樂也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瑕不

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似

忠孚尹旁達信也孚讀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

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隱翳似信也孚或作隻或為扶

圭璋特達德精神亦謂精氣也虹天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

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惟天下莫不貴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

者道也道者人無不由之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

玉故君子貴之也言我也貴王者以其似君子也

論王有諸德而結成聘義之篇也為王之寡而磻之多與者子貢之意所以貴王者豈不為王之寡少故貴之磻

之饒多故賤之與疑辭也孔子曰至玉焉言貴玉由其有德非為少故貴之謂昔者君子之人於王以比道德

所以貴玉者為其有德君子之人比德堪敬重如玉故貴之有德即下云溫潤而澤仁等是也溫潤而澤仁也

者言玉色溫和柔潤而光澤仁者亦溫和潤澤故云仁也

縝密以栗知也者縝緻也栗謂堅剛言玉體密緻而堅剛人有智者性亦密緻堅剛故云知也廉而不剝義也者

廉稜也剝傷也言玉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人有義者亦能斷割而不傷物故云義也垂之如隊禮也者言玉體垂之而下墜人有禮者亦謙恭而卑下故言禮也

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者越揚也訕謂止絕也
言玉體以物叩擊其聲清冷發越以長遠而聞其擊之終
竟聲則訕然而止不如鍾聲擊罷猶有餘音也其為樂之
法初作聲而發揚樂罷則止如槁木言玉體亦然故云樂
也 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者瑕謂玉之病處瑜謂玉中
美處言玉之病處不揜映美處玉之美處不揜映病處皆
以忠實見外如人之忠者亦以忠心見外故云忠也 孚
尹旁達信也者孚浮也浮者在外之名尹讀如筠筠者若竹
箭之筠筠亦潤色在外者旁者四面之謂也達者通顯之
名也信者內不欺隱者也玉采色彰達著見於外無隱掩
如人有信者亦著見於外故云信也 氣如白虹天也者白
虹謂天之白氣言玉之白氣似天白氣故云天也 精神
見於山川地也者精神謂玉之精氣徹見於山川謂玉在山
川之中精氣徹見於外地氣含藏於內亦徹見於外與地同
故云地也 圭璋特達德也者行聘之時唯執圭璋特得通
達不加餘幣言人之有德亦無事不通不須假他物而成

言圭璋之特同人之有德故云德也 天下莫不貴者道
也道者通也言萬物無不由道而通故天下無不貴之玉
者亦天下貴之與道相似故云道也 詩云言念君子溫
其如玉此詩秦風小戎之篇美秦襄公之詩也言襄公出
兵征伐西戎婦人思念其夫言我念此君子顏色溫然如
玉引之者證玉以比德之事言貴玉者以其似君子故云
君子貴之也 磬石似玉 正義曰案呂諶字林云磬
美石以其石之美者故云似玉也 栗堅貌 正義曰
案詩大雅云實穎實栗栗是禾之堅熟故云栗堅貌也
樂記曰止如橐木 正義曰引之者證樂聲之止似擊
枯橐之木無餘聲也言玉擊止之時其聲即絕與樂相似
也 瑕玉至忠也 正義曰瑕玉之病也呂諶字林云
瑕玉小赤而云病者以瑕與疵瘕義同故云玉之病也云
瑜其中間美者案字林云瑜美玉是瑕之中間美善者
孚讀至信也 正義曰案字林云孚玉別名玉旁孚也
此讀為浮者取浮見於外非字林孚玉之名也 有德

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 正義曰德者得也萬物皆得故無所不通達不更須待外物而自成也以聘享之禮有圭璋璧琮璧琮則有束帛加之乃得達圭璋則不用束帛故云特達然璧琮亦玉所以璧琮則加於他物圭璋則特達者但玉既比德於禮重處則特達於禮輕處則加物以玉可重可輕美其重處言之故云特達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鄭云舊說案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唯舊說稱此喪服之篇屬喪服然以上諸篇每篇言義此不云喪義而云喪服四制者但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也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些言之者是不知禮之所

由生也

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毀曰些言

疏

正義曰此一篇摠論喪之

大體有四種之制初明恩制次明理制次明節制次明權制既明四制事畢又明三年喪自古而行之故引高宗之事又明斬衰以下節制之差結成仁義之事各隨文解之體天地者言禮之大綱之體體於天地之間所生之物言所生之物皆禮以體定之法四時者則下文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是也 則陰陽者下文云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是也 順人情者下文云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是也 故謂之禮者以其無物不體故謂之為禮故注云禮之言體也 些言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者言若些言毀不信禮之體天地法四時則

陰陽順人情如此之人是不識知禮之所由生也言不知禮之有法則也夫禮吉凶異

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

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

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

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

禮知人道具矣取之四時謂其數也疏正義曰此一節

覆說前文禮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之事不覆說體天地者天地包此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摠故不覆說體天地之事吉凶異道者言吉凶各異其道及衣服容貌器物不同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者言門內主恩若於門之內

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恒以節為恨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人情也恩者仁也

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故云節者禮也權者知也量事權宜非知不可故云權者

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者此摠結四制之義仁屬東方義屬西方禮屬南方知屬北方四時並備是人道具矣

五常五行四時無信者知中兼之故北方水為知又為信是取法四時故不并數信也其恩厚

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

也服莫重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四制之中恩制也以父疏最恩深故特舉父而言之其實門內諸親

為之著服皆門內之治恩拚義門外之治

是恩制也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

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

以義制者也資猶操也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疏**正義曰此

一經明門外之治四制之中義制也門內之治恩掩義者

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

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

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君則

敬君之禮與父同貴貴者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為君

者也大夫始入尊境則是貴也此臣盡敬此君故云貴貴

也尊尊者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為君者

也天子諸侯同為南面則是尊也此臣極敬此君故曰尊

尊也義之大者也以義斷恩門外如一雖復大夫與王

侯有異而其臣敬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

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

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

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

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

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

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

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為樂樂必崩**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四制之中節制也苴衰不補者

言直麻之衰雖破不補 墳墓不培者培益也一成丘陵
之後不培益其上 祥之日鼓素琴者大祥之日得鼓素
琴 告民有終也者言所以為此上事告教其民使哀有
終極也 以節制者也以情實未已仍以禮節為限制抑
其情也自此以上皆節制之事從此以下更申明節制欲
尊歸其一故更明無二尊之理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
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母而恩愛同恩愛雖同而
服乃有異以不敢二尊故也故以天無二日及家無二尊
之等明皆歸於尊一以治理之也天無二日至二尊也此
摠結無二尊之理也 **注**食食粥至必崩 正義曰沐謂
將虞祭時也士虞記曰沐而不擗故知沐謂將虞祭時虞
後有事得沐浴也故雜記云非虞附練祥無沐浴云鼓素
琴始存樂也於此祥日而鼓素琴始 **杖者何也爵也**
存省此樂縣而作樂在既禫之後

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

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
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
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
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髮偃
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
八者以權制者也

五日七日授杖謂為君喪也
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

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髮
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髮髮或為免

疏正義曰此一
經明四制之

中權制也 杖者何也爵也者權制之中所以先明杖者
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

正杖於上言爵也者杖之所設本為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為爵者而設故云爵也 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者上云杖者爵也遂歷敘其有爵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 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故記者稱或曰云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 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為其輔病故也 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者杖既扶病何婦人童子所以不杖為其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 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者此謂王侯也喪具觸事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 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者此謂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已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 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者此謂庶人也

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得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也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 秃者不髻髻者是婦人之大紒重喪辨麻繞髮秃者無髮故不髻也女秃不髻故男子秃亦不免也 偃者不袒袒者露膊偃者可憎故不露也 跛者不踊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 老病不止酒肉者孝子悲哀非病不食滋味若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滅性非制所許故酒肉養之 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此記者結前權數也夫喪禮宜備今有此八條不可以強逼故聖人權宜制也所謂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秃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庾蔚云父存為母一也不數杖與不杖之科皇氏熊氏並取以為說今案經文為母期乃屬前經鄭於期下摠注三日而食三月而沐之事是為母期之文乃在節制之中不得下屬此經權制之例又此經權制之科乃載杖與不杖之條此經末又摠云八者是摠

此經之八事今乃不數此經杖條便是杖文虛設庾氏之說恐未為善聽賢者擇焉

五日至人鬢正義曰云五日七日授杖謂為君喪也者案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同主為其親也今云五日七日故知為

也君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

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不怠

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息也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

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

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

不言善之也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鷓鴣之王

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

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

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

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

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

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

臣下也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禮斬衰之

喪唯而不对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

喪言而不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此

與賓客也唯而不對侑者為之應耳言謂先發口也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

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

冠三年而祥疏正義曰此一節覆明前經四制之中

限節之事故重明之三日不怠者謂哭不休息

三月不解者謂不解衣而居期悲哀者謂期之間朝

夕恒哭三年憂者謂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

恩之殺也者自初以降是恩漸減殺也聖人因殺以

制節者言聖人因其孝子情有減殺制為限節此喪

之中庸也者庸常也言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

得不及是喪之中平常行之節也王者之所常行也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日善之也引書者明古來王者皆三

年喪諒讀曰梁闇讀曰鷓謂廬也謂既虞之後施梁而柱

楣故云梁闇之中三年不言政事善之者言是古人載之

於書美善之故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記

者自設問古人獨善之意曰高宗者武丁者記者還自釋

獨善高宗之意武丁者殷之賢王也者中與殷世故曰

賢王也故載之書中者言以古人善此高宗載於書中

又尊高其行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者是記者引古禮三年之喪君則不言國事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者此記者引書高宗所行中節是君不言之事故云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者是記者既稱古禮君不言故又云言不文故記者復解云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者謂與賓客言也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侑者為之對不旁及也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者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大功之喪言而不議者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論議相問答也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者得議他事但不能

及於樂也 三年而祥者此章從上
以來至此皆明三年之喪制節之事 比終茲三節者

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

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

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仁者以觀其理也
知者以觀其理也
強者以觀其志也
禮以治之也
義以治之也
孝子以觀其愛也
弟以觀其志也
貞婦以觀其理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更覆結居父母之喪能
終此三節可以知其德行三節者自初

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能終此三節者
仁者可以觀其愛知者可以觀其理強者可以觀其志也

言此自初遭喪至於喪畢有三者之節 仁者可以觀其
愛焉者孝子居喪性有仁恩則居喪思慕可以觀其知愛

親也若不愛親則非仁恩也 知者可以觀其理焉者孝
子有知則居喪合於道理若不合於道理則非知也

者可以觀其志焉者孝子堅強其居喪則能守其志節若
無志節則非堅強 禮以治之者言用禮以治居喪之事

義以正之者謂用義以正居喪之禮 孝子者謂孝順之
子 弟弟者謂遜弟之弟 貞婦者謂貞節之婦皆可得

而察焉者若能依禮合義有仁可觀其愛有理可觀其知
有志可觀其強則是孝子弟弟貞婦也若無此事則非孝

子弟弟貞婦也故
云可得而察焉也

云可得而察焉也

禮記正義卷第七十



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
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
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
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負司庾遂
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
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
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云
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



進

士

傳

進

士

陳

亮

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莊

冶

修職郎紹興府會稽縣主簿高

似孫

修職郎監紹興府三錢清曹最鹽環管糧李

日晨

迪功郎充紹興府府學教授陳

自是

文林郎前台州州學教授張

澤

從事郎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留

峻

校正官

宣教郎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李

琛

通直郎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王

汾

朝請郎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黃

唐



拙菴行人購得宋槧禮記正義示余余案唐藝文志書凡七十卷此
 本卷次正同字體倣石經蓋北宋本也先是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法
 周秦遺意與經注別行宋以來始有合刻南宋後又以陸德明所撰釋文
 增入謂之附釋音禮記注疏編為六十三卷監板及毛氏所刻皆是本也歲
 久脫爛悉仍其闕今以北宋本校毛本訛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
 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差文九百七十有一
 校讐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為之稱快唐人疏義推孔賈二
 君第易用王弼書用偽孔氏二書皆不足傳至如詩春秋左氏三禮則旁采兩
 漢南北諸儒之說學有師承文有根柢古義之不盡止二君之力也今監板毛
 氏所刻諸經頗稱完善唯禮記闕誤獨多拙菴適得此書可謂希世之寶矣
 拙菴家妾藏書嗣君博士企晉嘗許余造橫川書屋盡請所藏余病未能
 息壤在彼請俟他日因校此書并識於後云己巳秋日松崖惠棟



諸經疏義本自單行注疏合刻始自何時前人無能
詳言之者今注疏流傳僅有南宋十行本其卷表與單
疏本不合乾嘉諸老搜獲錢孫保景鈔周易注疏十三
卷沈中宿刻左傳正義三十六卷已悟十行本改移卷第
之非咸同中仁和朱氏得五十卷本周禮注疏而日本景刻
尚書正義亦流傳中土獨惠松崖先生所授七十卷本之
禮記正義相傳由璜川吳氏轉從歸曲阜孔氏者沈晦
百餘年者古者幾疑秘帙已不存天壤光緒丁戌之夏
頗聞此書復出為懋討華閣所收珎秘不肯示人余歸
自東瀛伯義前輩已歸道山篋冊塵封無由得見壬

予之夏懋時華書藉散出是書展轉遂歸
三琴趣齋插架可謂得所歸矣按黃唐跋本司舊
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檢得紹熙辛
亥唐備負司庫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校
正錄本是紹興庾司為注疏第一合刻之地詩禮二疏目
即為唐所合編故它經後僅增唐跋此經獨列於正諸
官銜名於是注疏合刻之地與時無如此明白者是此刻為
神記注疏合刻第祖本又為海內第一不存安得假矧
氏之易朱氏之周禮並此本景寫付刊得注疏祖刻復得流
傳字內不亦執林快事耶 丙辰鷺壑後日盛鐸識

黃唐刊禮記正義七十有久者聲於人家陳鍾
跋文曾詳記之且校訂亦同成是歲書散出即
歸其戚景賢懸重值求沽議者皆不諧是時予
居天津亦欲購而未果旋作南遊遂絕消息非
移都下知尚在景家因片庾樓妹倩代為論值
遂以萬金並見景奈圖互註周禮小字本春秋胡
傳黃誼杜詩黃善友刻王誼蘇詩于湖居士文
集五書皆婀娜秘寶因結俊宗之癖任年
所獲已可盈百爰闢一庫以貯之而以此書冠
焉洪憲紀元三月十三日寒露記於西舍廬